

残酷青春流浪物语

就算世界与我 为敌

李米苏 / 作品

By Susan Lee

Me
Against
the

WORLD

一息尚存，信念不死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回忆里漂泊的风，流浪的雨
十六岁泪湿青衫的年纪
追不上时光的隙，梦中的你
被人潮人海淹没的叹息
就算世界与我为敌
就算迷失了自己
至少，还有你的一句不离不弃



残酷青春
流浪物语

残酷青春

李米苏 / 作品

By Suco Lee

残酷青春流浪物语

就算 世界与我 为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就算世界与我为敌 / 李米苏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778-2

I. ①就…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3975号

书 名 就算世界与我为敌

著 者 李米苏
责任编辑 王雁雁 陈琪荣 王宏波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毫米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778-2
定 价 28.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 行走的偏执狂

2010年，我将自己的一些散文汇总起来，结集成册，取名《行走的男子》。

我觉得我一直行走在时空的路上。

2014年，我出版了这本小说《就算世界与我为敌》。

以此祭奠我逝去的无悔青春。

从十六岁那年初秋至今，我一直跌跌撞撞地行走在一条通往未知的路上，路是直的，没有一处弯道，或者在我心中没有为它设定过弯道，我一直沿着这条道路前行，坚定且偏执，不走到底不罢休，哪怕前面是黑漆漆的山洞，也要穿过，一探究竟。

我常常做着这样一个梦：我登上一列绿皮火车，周遭空荡荡，四下无人，我找好座位坐下，怀里抱着背包，火车“嘟嘟”鸣着汽笛渐行渐远，开去哪里并不清楚，它往一个黑黝黝的隧道里开，开去了深渊，开到了地老天荒。

梦醒之后，满怀惆怅，我站在窗口远眺。我一直走一直走，离家越来越远，远得几乎忘记了家的方向。可我为了什么要如此折磨

自己？辗转反侧，到处流浪，只为我爱的人。

已不记得几易此稿，保留了多少，改动了多少。总之，它以我本人的经历为蓝本，写我自十六岁离家起到十八岁两年间的故事，路遇的人以及那些点滴往事。

我十六岁那年因着家里一笔债离家出走，伙同四个并不相熟的校友跑到广州打工，结果被骗做苦力，着实吃了些苦头，由广州派遣至东莞塘厦一处如牢笼般的仓库里，次年因事故不得不离开，北上大连考电影学院，未果，留在大连某酒吧工作，从服务生到驻唱歌手再到通过虚假泛滥的感情让客人疯狂消费的公关部，完成人生惊险三级跳，是福是祸不知深浅，也无从理会，化身提线木偶任由捉弄，只想能够赚钱，后来因一些莫名其妙的栽赃和陷害被迫离开大连，返乡，结果发现已无法在萝城小镇待下去，不得已又只身奔赴青岛继续寻求谋生之路。此书便是这两年间发生的故事。

那些我日后曾停留过的城市：沈阳、北京、南京、杭州、丽江、桂林，最后抵达上海，将是下一本书要讲述的。

我的生活便是这样如鱼一样游来游去，往来穿梭，要不断适应各种海温和洋流，与其他小鱼交朋友，躲过大鱼伤害。而其实我并没惊天动地的梦想，只希望有个可以落脚的居处，平平静静地生活，找个情投意合的爱人相守到老。

如今我生活在上海已有十二年，日子安稳且幸福，常常回顾往事和来路，我不因那些有悖世俗伦理的过往而感到伤感和后悔，反而内心充满富足。

我体验过的人生，自觉抵得过他人几生几世，正如温室之中没有风雨但也无法欣赏炫丽阳光和呼吸清新氧气，这是一种别样的体验，虽苦涩，但总能品味出丝丝清甜，犹如给焦渴的心注入养分，永不干涸、温润如初。

写这篇自序时值三十二岁生日，自十六岁离家到现在，又经历了十六年，风风雨雨像定格的画面一样历历在目。我无法忘记那个初秋的早晨，拎着行李箱逃离家，推开“吱呀”作响的大门奔跑在路上，风声呼呼回荡在我耳际的那种感觉，紧张到心跳都要停止了，清晰得恍若昨日。

昨天我十六岁，今天我已三十二岁。我在想下一个十六年之后我又将何去何从。谁也说不清未来的路，人生有太多变数，就像十六年前的我孤零零坐在萝城汽车站一角的塑料椅子上，数着时间一分一秒，紧张地四下环顾，生怕父亲会追来一样，我无法预知我的今天。

这本书能够问世，只能用“命运多舛”四个字来形容，另外还要加上“几经磨难”，数次它已胎死腹中，却又奇迹般生还，苟延残喘不算，还硬生生被削足适履地砍掉很多难以名状的段落。数

次想要放弃，最艰难的时候，为了赶稿通宵达旦，次日还要带着满身疲惫上班，几天都无精打采。

这本书的完成实在历尽艰辛，除我本人执着的性格外，另与几位亦师亦友的朋友帮忙密不可分。感谢虹影老师、崔子恩老师为我新书所写的评语，感谢好友朱航写的后记，感谢我的责编雁雁、琪官和张雯，感谢参与和见证这本书诞生的所有人，我的家人、朋友、我的小伙伴们。

最后感谢我的爱人JKC。

2014年8月28日

于上海安亭寓所

目 录
CONTENTS

001	»	自序 行走的偏执狂
001	»	第一章 来时陌上初熏
043	»	第二章 跌入地老天荒
089	»	第三章 湮灭万千生
185	»	第四章 推枕惊梦十年
249	»	后记 一朵秋天略显湿润经脉的茶

第一章

来时陌上初熏

1

我一夜没睡。

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在看，天花板不是我家的，是租借的房子里的。在这个小镇上，我们没有房子，不停搬家，搬家为了躲债，后来为了躲房租。小镇太小，搬了十几次，已经无处可搬。

一笔数目巨大的债压在父亲头上，我们无力偿还便受到各种阻挠。它像一根毒针刺痛全家人，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去赚钱把这笔债还掉，一定要。

此时此刻，我盯着看的青灰色的天花板已经水渍斑驳，起了一圈圈纹路，我在想着天亮以后的事，心怦怦跳个不停。

如果一切顺利，天亮以后，我会悄悄登上一辆通往佳木斯

的大巴车，中午赶到，与之前说好的四个人会合，乘下午一点半的火车，第二天抵达济南，然后换车去杭州。从此，与这个家 and 这个小镇再无瓜葛，我将永远离开这里。

天渐渐亮起来，天空从灰色变成蓝色，一圈一圈，如指上的螺纹，渐渐开阔。我的眼睛干涩，头也发晕。

我先是轻轻地翻了几下身，父母并没察觉，他们仍在熟睡。姐姐也在睡，蜷起身体背对着我，她披散的黑发盖住了枕头。我爬起来，屏住呼吸轻轻穿好衣服，蹑手蹑脚下地。

初秋时节，天亮得早，天气并不热，穿好衣服和鞋子，我推开家门，外面一缕阳光立刻蒙上我的眼。我眨了两下眼，睫毛遮蔽处，一道道细小的彩虹映在眼底，缤纷多彩的世界即刻铺展在眼前，我将要去闯去看，去感受从未有过的惊险和刺激，寻找属于我的天堂。

拿出藏在仓库里的行李箱，回头再看一眼紧闭的房门。我快步走出院子，推开木门，轻轻悄悄，生锈的合页发出“吱呀”脆响，听来十分刺耳，这时候也不能管那么多了，推开门闪身出去大步跑起来，呼呼的风声回响在耳里。

拦了辆红色三轮车，我说去车站，三轮开动，我不安地回头张望，终于确定没人追出来。

车站古朴老旧，买了最早一班赶去佳木斯的大巴车票，十

分钟后出发。我拎着行李箱坐在冰凉的绿色塑料椅上静静等待。这十分钟对我是种煎熬，我坐不住，站起来往检票口方向张望，一辆贴着“佳木斯”字样的大巴车停在那里，司机和车乘人员吸着烟聊天，一副悠哉模样，在他们看来这只是千万次出发前最普通的一段时间，连同这清晨的阳光也是一样。而我则不，怕有人会追来把我拖回去，也怕父亲扬起的一个大巴掌热辣辣打在我脸上，那简直丢人到底。所幸，这些只是幻想，我还平安无事地坐在车站里。

十分钟后，检票上车。车子终于发动，最后看一眼小镇，古旧陈腐、窄小狭促，虽然它埋藏着我不美好的童年，却装载不下我自小便有的倔强和叛逆，我根本不属于这里，我的天地也不在这里。

车子越开越快，越开越远，不过一会儿便上了大路，把小镇远远甩在后面。

窗外闪过淡青色的农田和悠然的行人，孤独行驶的吉普车，初秋的水边野的黄花，远景的牛和羊一动不动吃着即将落败的枯黄的草，远处的山峦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天际线的上端被飞机划过一道绵长的弧……

四个小时之后，我抵达佳木斯，已是中午时分。

2

有一天，我佳木斯职业高中的音乐老师神秘秘地把我叫

到一边。听说你家里条件不好，常拖欠住宿费和伙食费，是吗？

我低着头不敢抬，她戳到我的痛处。

她拍拍我的肩膀很关切地说，来咱们学校的孩子一部分是不爱读书想出去玩的，也有一部分像你这样，家里条件不好想尽早赚钱的。

我没出声，她说得没错。

我有一个好的工作可以介绍给你，你要去吗？她问。

我抬头看她，她纹着的粗黑的眼线已经褪色，变成浅褐，眼底也是浑浊的，黄和红的血线交织成网状，挂满她貌似沧桑的过去。

她继续说，我的亲戚在杭州一家物流公司，需要几个形象气质不错的业务员做接待工作，只要接电话就可以，不用干活儿，每个月五百元，三个月后八百元，怎么样？

我那时生活费是四百元，她说的条件深深吸引着我。

但是，她又突然正色地告诉我，你不能和学校讲，否则我就麻烦了。我另外叫了四个其他班的学生，你们五个人一起去，你考虑下看，明天给我答复就行。

一整天我没心情上课，当天晚上就回复音乐老师，说我想去。

后来得知，与我同去的是上次因某事被学校开除学籍的四人，他们反正没有工作分配，音乐老师算是帮了他们，又因为缺一个人，她便想到家境不太好的我。

坐在火车站前小公园的木亭子里，望着热闹的街市和行人，我的心无法平静。想着父母发现我突然不见会是怎样情形，而我却不能同他们实话实说。我放弃学业，跑到杭州一家物流公司打工，在我还未成年身份证还没有领到的时候，他们断然是不肯的……想着想着我竟然靠着行李箱睡着了。

醒来时已是一个小时后，差点睡过上车时间，赶快跑到火车站里，音乐老师和其他四个人已在焦急等待。音乐老师并没责怪我，笑咪咪地看我。她穿了一条红色的长裙，染了火红的头发，眼睛还是那么浑浊。她递了一张佳木斯到济南的火车票，硬座，我给她一百二十八元钱。其他四个男孩子吊儿郎当地站在一边，嘴里骂骂咧咧，也没正眼瞧过我。

我们顺利上了火车，找到各自座位，他们四个坐在一起，我被分到另外一边。

车上人多又杂，吵嚷极了，并且始终包绕着一股怪味道，腥臊混着汗臭，让人说不出的厌恶。我找到座位老老实实坐下，把一个小的背包抱在怀里，去看窗外。

站台上，挤挤挨挨的人群往前涌，仿佛火车不等人立刻就会开走。坐在自己位置上看别人表演，心里有不痛不痒云淡风轻的感觉，每个人都是如此，别人的痛苦再痛都只是故事，唯有自己的才铭心刻骨。

火车准点出发，穿过隧道时，车窗变成山洞一样的黑色，映出我怅然的脸，好像那里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圈，童年的我站在圈中间，笑着对姐姐说，我们来玩跳房子吧。

后来，听说父母知道我离家出走后，足足在车站找了两天，逢人就说，我的孩子丢了，我的孩子丢了。

而我成功逃脱，离开塞北边疆。火车一直往南开，在车上才听其他四人说，我们此行目的并非杭州，而是广州。

经过数天的辗转到达广州，我清楚记得那天是1998年9月10日。

那一年，我十六岁。

3

清晨的热浪一股股袭来，身后的铁罐车厢犹如一个密室，隔绝时间与空间，一切都在前行着，在我不知道和不确定的时刻。

头上阳光倾泻而来，铺天盖地，千里万里，从时光的隧道穿过，记忆的荒原上有一匹麋鹿没头没脑地乱撞，浑身是伤。

一切悄无声息。

这里是广州，中国南端。于我却并无关联。

鱼贯下车，沉闷的车厢门在身后关闭，发出窒息声响，我跟着那些逃难似的民工挤在出站口。

站口用铁栏杆围住，几个如牢门的出口处各有一个检票员把守着。他们或大呼小叫，或骂骂咧咧，动辄拳打脚踢，再到谁的头上狠狠砸一下，嘴里叽里呱啦骂着听不懂的话。

三天前的早上到达济南，整个白天五个人在街上乱逛，有人建议去大明湖，或去趵突泉。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想何时才能到广州，一路上的周张实在有些吃不消。

下午从济南上车，车厢里人山人海，我们挤在过道里，照看身边行李，卖零食的小铁车推来推去，一边嚷一边推，也不管地上有没有人就直直碾过去，我将自己塞进车厢边上的缝隙里，才能让出一条道来。

车窗外是一片宁静的绿林山野，南方还是夏季，植物在温暖的微风里摇晃。车速太快，窗外凉风倒是徐徐吹进来。铁轨边上有河，牧童骑着水牛在嬉戏，周边房子是直直盖起的私房，阴暗，并且是黑红色，房上滑稽地盖着尖顶，没有烟囱。我对身边的异乡人说，在我老家，只有医院的停尸房没有烟囱。

后来补到卧铺票，那会儿已到江西九江，洪水把附近的田地淹没，只露庄稼的头和房屋的顶部。车上人说，九江年年发洪水，只是今年尤为严重，老百姓已习以为常。

其他四人不和我讲话，只在补票时问我要一百元钱。他们四人先过去，五张票也全数拿走，剩我一个人，叫我去找。

我拖着沉重的箱子，挤得一身臭汗，浑身不自在，头发粘

成一团牛粪，脸没洗积着一层厚的油脂。刚要走的时候，背包的带子“嘶”的一声被扯断。人群仍是不停往上涌，想叫，嗓子被痰粘住，右边胳膊被人用力一挤，立刻夹在厕所门缝里，白衬衫红了一大片，像朵桃花般悄然盛开。

他们给了我一张较远的卧铺，隔着三节车厢，作为补偿退了十元钱给我。他们在一起有说有笑地分着鸡腿，而我嘴里叼着补的卧铺票、车票，背着大包，两手提着箱子踉跄前行，一个跟跄就跌在前面，车票掉在地上，脸蹭到脏水，后面的人在催，快点，这么小的地方还磨蹭。

终于到了我的卧铺，旁边老奶奶递来一条毛巾说，孩子，擦把脸吧。

我胃里一阵热，什么也吃不下，赶快爬上铺睡了。可又睡不着，车子剧烈摇晃隆隆作响，一种前所未有的对未来的恐惧感顿时袭来。

第三日早晨抵达广州，刚钻出车厢，一股热浪夹杂着酸臭味扑上来，同行的四人看我一眼，然后讥笑着说，怎么把背带裤都穿出来了，你以为是旅游啊。我没敢声辩，他们哪里知道这是我唯一一条像样的裤子，我拿着它跑到晃动不停的厕所里费了半天劲才换好，外面拼命砸门，问是不是死在里面了这么久，我精神抖擞出来，自我感觉良好，没想到一下车就被他们嘲笑。其中一个小声对另一个说，你瞧那裤子，像个小丑，太滑稽了。我的